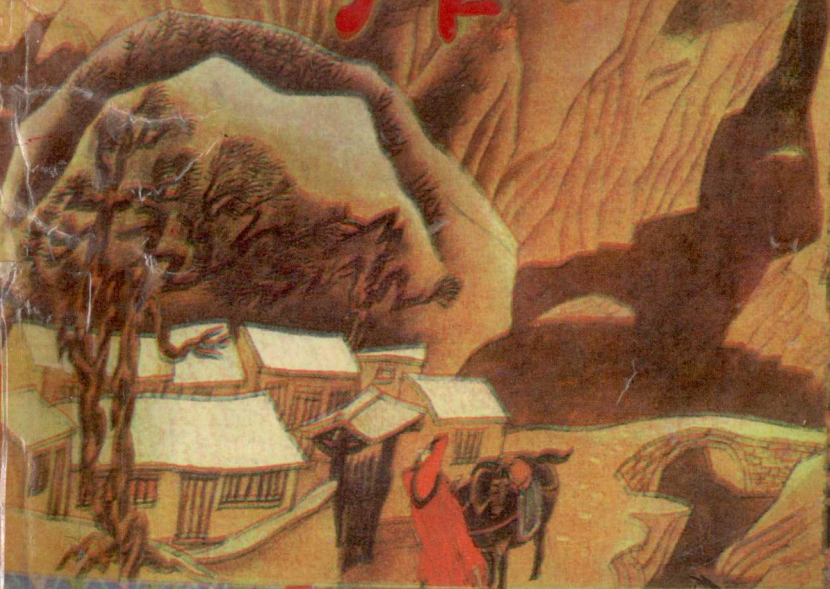


柳殘陽 (台灣)

梟中雄



泉 中 雄

1247.58/54-3
柳 残 阳 著

(下)

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



台湾新派武侠小说精品大展
胡正群 主编 周清森 策划

梟 中 雄

柳残阳 著

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

七二一八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1/32 开本 21.5 印张 420 千字

1995 年 3 月第 1 版 199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 册

ISBN7-5631-0555-7 / I · 64

定价 16.90 元

霍然全身暴缩，竟用缩骨术垂掌翻腕，沉肩偏肋让开这凌厉的一击。

麻大人阴眸泛寒，哼了声，双掌齐齐截下。

沧海一粟虽以“八方风雨”勉强架住，但他知道，自己此际不过苟延残喘而已，等内力一泄，终究难逃噩运——

眼看金山将崩，玉柱将倒，文海天被人罩住，几乎连挥掌自击天灵盖以保全名头的机会都没有。

海风飘飘，浪花滚滚。

这时，不远处的崖头上，出现了几个黑影。

当崖而立的是位身负长剑，满头白霜的老人。

一双炯眸，闪闪灼辉，衣着煞是华丽，锦衣缎袖，气度不凡。

外表平静无比，若非细察，简直难以发现双眸炯炯中所蕴含的挑剔高傲的光彩。

身旁是摸着八汉须，沾沾自得的二道爷。

强中干，于蕙则携着小老五，侍立在后。

小老五现在已是一身道童的装扮，梳着抓髻，披着绣了白鹤的道袍，眉清目秀，伶俐可爱。

“你瞧那两个老头儿，打架打得好凶唷！”小老五拍着手叫道，乌黑的亮眼睁得大大的。

于蕙星眸流转，理着秀鬓，笑道：

“小老五，你知道这两个老头儿为什么在水里乱抓乱打？”

小老五摇摇头，茫然地看着于蕙。

于蕙压低声音，若有其事地说：

“他们是糟老头儿！姑姑不是告诉过你么？‘十个老

头儿九个糟、糟老头儿爱翘毛。’他们为了抢着进棺材，所以打得死去活来。”

小老五信以为真地哦了声。

锦衣老人闻言之下，哼了声。

二道爷回头瞪于蕙一眼，低喝道：“蕙儿，不许胡说八道。”

于蕙不服气地回瞪师叔一眼，翘着小嘴，嘟噜着：

“哼，真丢人，咱们昆仑派怕得谁来？八字胡看见那个叫什么西方剑圣的糟老头就左右打揖，真气死人……”

她说得声音老大，强中干忙低声道：“师妹，小点声。”

于蕙又回过螭首，翻了他一眼，嗔道：

“谁理你来的，要你插嘴，你跟八字胡是一块料。”

八字胡二道爷怕锦衣老人听到难堪。

忙笑着朝西方剑圣道：“慕容大师这次突然移驾东来，不知有何贵干？”

慕容金淡淡地道：“来看看亲家。”

玉鼎真人摸了摸八字胡，哦了声，笑道：

“贫道陋见寡闻，不知哪位名门淑女有幸与小剑客结为连理。”

慕容金双眸盯视着在海潮中激战的二人，淡然道：

“就是文海天的女儿——不过，还没过门。”

于蕙听见，忽然咯咯地笑个不停，笑得花枝乱颤煞是开心，锦衣老者慕容金听了可蛮不是滋味。

当下脸色一沉，双眸掠电，他倏地回头喝道：“小丫头，你笑什么？”

“笑话，”于蕙这下可抓到了题目，恶狠狠地叉着蛮腰，

粉颊微沉道：“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有糟老头在，难道不准人笑么？”

慕容金气得双眸喷火，二道爷赶紧喝道：

“于蕙，你太放肆了，还不快向慕容前辈赔礼。”

十 尚在狼口又陷虎穴

于蕙不高兴地用手一指，道：

“哟！二师叔，你别坏心眼儿，我说糟老头儿是指那二个在水里打滚的泥鳅，谁敢得罪西方剑圣慕容老爷子？”

慕容金哼了声。

于蕙斜眸瞪了他一眼，然后又送上一个笑脸，挖苦道：

“慕容老爷子，下次在您老太爷面前我可不敢笑了，其实，千怪万怪，只怪您儿媳妇文姬的名誉不大好，人家唤她‘巫女’‘魔姬’呢！听说她有面首三千，想到嫁进您的家里，说不定会玷辱家风，才叫人家不得不笑呀！”

“西方剑圣”不由气得老脸发白，正要发作——

二道爷忽地沉喝道：“不好，慕容大师令亲家连大宗师落险了！”

慕容金只得回过头来，炯眸冷冷打量了一下，却似乎没有意思插手。

二道爷沉声道：“依贫道浅见，令亲家似乎不能再支撑一口气——”

慕容金冷然道：“活该，我是来接他女儿的，他本人死

活干我何事？”

二道爷知道西方剑圣的性情，素来以顽固，冷静，尖刻出名，也就不再作声。

于蕙却朝强中干作了个鬼脸，故意道：

“原来还要那声名狼藉的妖女作媳妇啊！看来西方第一大高门贵第慕容氏的家风要大放光彩了。”

慕容金冷哼了声。

倏地翻腕，嗖的一声，拔出蓝汪汪，微紫紫的紫金三菱剑。

强中干大惊失色，抢步拦在于蕙的前头——

但，慕容金只冷冷地盯了于蕙一眼。

霍地转身，扣剑在手，发出一声裂人耳膜的喝叱，刹时身剑合一，像旋风般纵起。

刺耳的剑啸划空而至。

一道紫溜溜的剑光倏然转向，笔直地向崖下击去——

虽然只是一场虚惊，但突然拔剑相向，也够吓人的了，于蕙花容失色，轻呼了声，紧紧地搂住小老五。

半晌，“昆仑龙女”才吐了口气，咋舌道：“乖乖，那糟老头儿好会装蒜！”

岸下的麻大人陡见电光一闪向自己射来，不由微微一惊。

抬眼看，但见一位锦衣华服的剑士掣剑扑来，身法奇快绝伦，身形平伏剑上，几乎合而为一，剑啸掠空，裂人耳膜。

无魂宗主精修二甲子有余，是何等人物。

他立即想到这分明是练至颠峰的剑术——驭剑。

当下不敢怠慢，阴啸一引，极快地收回真力。

东沧海一粟君文海天一口气透回，低吼了声，呼呼 二

拳连串击出。

咻——轰隆！

锐利无比的剑尖落下，剑力泄地，水花激起二丈多高，漫空飞洒。

麻大人早已冷笑一声，抖动长袖，倒飞开去。

文海天长拳落空，罡力把水花凝成一片，卷起一道丈高水墙，劈了过去，海水淋了麻大人一头一脸。

猛一回头，沧海一粟沉声道：“哦，是慕容兄么，难得难得！”

慕容金两道精眸一闪，道：

“不错，正是兄弟我——不过，姓文的别得意，我可没功夫瞧你这魔头，我是带慕容玉问你要媳妇来的。”

“玉儿呢？”

“这孩子先到你家去了——”

沧海一粟松了口气，气势立时一振，低吼了声，猛地回头，劈出二掌直取麻大人。掌风势如雷霆万钧，划过水面，带起二道浪花，犹如双龙跃水一般。

虽没击中，却又劈头盖脸地淋了麻大人满身海水。

“我说亲家，”慕容金横瞥了麻大人一眼，尖刻的眼光挑剔地上下打量！

“这小子是谁？”

“这邪魔就是什么无魂宗主麻某人——”文海天一拂长须轻蔑地道。

慕容金冷冷一笑，剑尖一指，道：

“瞧你那鬼头鬼脑的德性，西方剑圣跟你动手，真怕污了宝剑。”

麻大人阴阴一笑，冷森森地道：

“本宗主功夺造化，慕容金，文海天你们合起来也不是对手。”

慕容金把紫三菱剑在水里一搅，道：

“亲家，是你先拔他舌头，还是我先砸他嘴巴？”

“还是慕容兄先请吧！”

慕容金却冷冷一笑，翻开白眼道：

“你倒真是个好亲家，不但想拿媳妇赚我的家当，还叫慕容金替你架梁顶缸——”

沧海一粟虽知道慕容金生性尖刻，却也难以忍受这种奚落。

冷哼了声，回身一抖长袖，划空一掌，劈向麻大人。

冷冷一笑，麻大人横分双掌，轻轻接住。

不待对方缓过手来。

掌势疾如连珠，猛攻而出，声势骇人，横荡长空。

看似无力的阴劲拍在水面上，却激起一道飞腾翻涌的水墙，浪花崩云，漫空飞至。

沧海一粟，剑圣各自吃了一惊，慕容金斜斜飞出二丈，文海天则沉住气，静待来变。

海水劈头盖脸，把他们全身淋透，等骤雨般的水花扫过后……

再一抬头。

麻大人引吭一声阴啸，驳着一口真气，大袖飘飘，早已飞过水面，落足高地。

回头阴阴一笑，道：

“这笔帐暂且记下，他日本宗主终必了结此帐，现在本

宗主先失陪了。”

身形一转，抖动长袖，麻大人快如电掣，眨眼便自杳然——

站在岩崖高地的玉鼎真人二道爷这时不由抚掌叹道：

“厉害，厉害，不愧是天下第一大魔头。”

“昆仑龙女”却忽然扑哧一笑。

媚目流波，笑道：“二师叔，您何必捧他，其实，您也满高明嘛——”

二道爷微一皱眉，微带喜色地问道：“什么高明 不高明？”

于蕙笑道：

“我是说您临阵脱逃，嘴里却说上两句风凉话儿，这本领跟那鬼气森森老头儿不相上下呢。”

二道爷瞪了她一眼，气呼呼地扯着八字胡。

浑身湿透的二条身形，像闪电般掠上崖头。

小老五对沧海一粟头上丑恶的面具好似非常害怕，他挤挤挨挨地窜进于蕙的怀里，“昆仑龙女”这时却装出大人腔来，说道：

“别怕，别怕，有姜姑姑在这儿，没人敢惹你。”

及至沧海一粟横来一眼。

于蕙芳心就发软了起来，她娇声低叫道：

“中干哥，小老五害怕，你快站在前头替他压压惊。”

强中干自然义不容辞地大踱步过来，握剑挺胸，虎目圆睁，横身立在佳人的面前。

这时沧海一粟的炯炯目光落在二道爷的身上。

哼了声道：“有缘千里来相会，道长似乎与文某二度会

面了。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有什么帐需要算在文某的头上么？”

二道爷依然彬彬有礼地虚声道：

“贫道东来别无他意，只是奉掌门谕令，来查查武林目前的动乱，如果可能，化干戈而为玉帛，正是出家人的意愿。”

“沧海一粟”冷笑了声，回头道：“慕容兄，尊意以为如何？”

慕容金尖刻地道：“……好一番花言巧语……这正是昆仑宗的看家本领。”

二道爷脸上变色。

文海天仰天大笑，徐徐地把套头假面摘下，淡然道：

“其实，文某一身杀孽，再多算上几笔也不在乎，道长有什么仇恨尽管报复，抢夺三宝，只要不惹着文某本身，只管放手去大杀大砍，强取豪夺，文某看都不看一眼。”

沧海一粟话说得清淡，顿时将场中紧张的空气又扫个明净。

面具摘落……

于蕙“啊”地娇呼了一声，强中干，二道爷也都惊奇地呆住。

原来文海天的本来面目儒雅飘逸，风度翩翩，哪似一个以横霸出名的魔头？

“怪不得文姬被人家叫‘魔姬’呢？原来连家有这一套孙悟空本领。”于蕙吁了口气，笑道。

“孙悟空的本领？”强中干奇道。

于蕙微理秀发，纤指戳了他腰眼一下，笑道：

“傻瓜，孙悟空的本领都不知道，你没听说孙猴子一抹脸，有七十二般模样？”

沧海一粟听她说得有趣，不由睨了她一眼。

“昆仑龙女”狡狴地媚笑道：

“文老爷子别瞪眼，我的意思是说：文姬姐姐长得既美，名誉又好，本领真比齐天大圣还大呢。”

说到“名誉又好”，她把这四字的声音提得特别尖。

文海天茫然不知，慕容金脸色却自一变。

重重地冷哼了声，紫金三菱剑倏地抬头，紫微微的剑光疾如闪电，猝然向站在身旁的沧海一粟点去。

森森剑锋距离天突大穴不过半寸，文海天脸色倏变，沉下脸道：

“好啊，慕容亲家莫非要取文某的脑袋么？”

“呸，”慕容金又把三菱剑垂了下来，冷冷道：

“谁有功夫要你那臭皮囊，我问你要儿媳妇……”

文海天愕然道：

“奇了！这门亲事既已讲定，姬儿总有一天要嫁过去，你急个什么？难道怕我文某人赖帐不行。”

“我问姓文的要玉洁冰清的儿媳妇，”慕容金精眸灼辉，翻了翻眼皮，怒道：

“可不是要什么拆烂污的‘巫女’、‘妖妇’……”

文海天不高兴的一甩袖，道：

“慕容老兄讲话要放明白一点，阁下难道怀疑文家人的品性不成？”

西方剑圣阴沉地道：

“外面风声传说地咱家的媳妇真够光彩，说什么颠倒众生，风靡天下，慕容氏脸皮薄，担不起这么一位贤媳妇，所以不能不东来瞧瞧。”

“好说，阁下如果查明属实，又待怎地？”

“这……”慕容金翻了翻白眼，冷声道：

“这要瞧文兄的意思了，如果文兄以为没过门还算是文家的人，一手把婚约撕毁，那算玉儿霉气，我叫那小子拍屁股滚蛋，一走了之，不过，慕容金可要伸手管管闲事，仗剑除去这淫女，一整武林风气……

文海天大怒，长须无风自动，脸色一沉，冷冷道：

“算慕容家里的人又将怎样？”

“那么，慕容氏为着维持家风，就要召集宗亲，在祖宗灵位之前，将淫女用火焚化成灰。”

慕容金说得狠声狠气。

于蕙不禁“啊”了一声，紧紧地搂住小老五。

二道爷摸着八字须默默聆听，挥手作势，制止于蕙再胡说八道。

文海天重又套上假面。

仰天一阵呵呵大笑，两眼朝天，凛然道：

“笑话，姓慕容的，你把文家看作了什么人了？文家的人好也罢，坏也罢，没人能管得着，你姓慕容的又算何许人也，我女儿就是嫁了出去，她爱怎么办就怎么办，任谁也管不了。”

慕容金语声一沉，道：“在下这番言语，不过是假设令媛……”

“不必假设了。”沧海一粟冷冷一笑，截住道：

“文海天本来就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，他女儿耳濡目染，好也不会好到哪里去，外面的风声，货真价实，一点没错。”

慕容金干笑了声，道：“亲家把话说得太满，小弟简直毫无转圜之地。”

“谁是你亲家？”

沧海一粟冷冷道，顺手一抖袖，飞出一道如霹雳似的劈空劲气，横扫三丈，将岩壁喇地扫下一大块。

冷声道：

“沧海一粟的女儿谁敢动她一动，莫怪文海天心毒手狠，杀他全家……”

空气立时重又变得冷削异常。

沧海一粟这一横，慕容金倒不由软了下来。

沉吟半晌，西方剑圣收剑入鞘，敛起尖刻的眸光，干声道：

“其实这都是谣言作祟，小弟一时气在心头，未免言语放纵了些。”

文海天哼了声。

“小弟也知儿媳风华绝代，丽姿天生，难免招人非议，这次东来，特地带来一份和阗双龙墨玉，西土万顷地的契约，作为聘礼，希望早些了结这桩亲事。”

“阁下的意思：是重金将文家的女儿买走？”沧海一粟双眼朝天，冷冷道。

慕容金心头也是冒火，暗道：“要不是为了玉儿，我买你东海渔夫的帐作啥？”

精眸略一灼闪，道：

“嘿嘿，西方剑圣是何许人，能存这卑劣的心肠，这些聘礼不过略略表示慕容氏对连氏的一点敬意罢了。”

“慕容氏是西土第一大族，连家不过是东海之滨的一个穷渔夫，这门亲事，文某委实有些高攀不起啊！”

“这样说，”慕容金沉脸道：“尊驾要失信于故人，毁弃前约了？”

文海天冷冷道：“文某一字万金，几时改过一撇一捺？”

慕容金干声一笑，道：

“亲家果是守信人，刚才那场误会全归在姓慕容的头上好了……”

“不过，”沧海一粟神色仍然冷凛地道：

“女大十八变，难测女儿心，文某是否仍续前约，还得看姬儿的意思。”

慕容金笑道：“这好办，他们小时候就是一双璧玉，青梅竹马，情投意合。”

沧海一粟哼了声：“慕容玉的品性我也得要瞧瞧！”

“这个亲家大可放心，天山南北谁不称赞？玉儿声名之高更远在法华宗‘剑绝书生’之上。”

“你慕容金在天山称王，谁敢不捧你们，话倒回来说，沧海一粟的女儿不是好东西，配上阁下‘冰清玉洁’的儿子，确实有玷天山王的家风啊！”

慕容金搓了搓手，仰天呵呵一笑，道：

“亲家别尽说笑话了，刚才小弟的失仪，文兄海涵了吧，谁叫咱们都是至情至性的人呢！”

顿了顿，又道：

“我派玉儿去接文家小姐，他们说说不定正等得急呢，咱们还是先去看看再说。”

沧海一粟自然最关心女儿的安危。

低声一啸，长身而起。

二人也不向二道爷招呼一声，快如电闪，刹时，掠出十数丈远，转瞬之间，没出视线以外。

二道爷面子上颇不好看，他再怎么排，也是昆仑派的老二啊……

于蕙斜睨星眸，故作神秘地朝强中干道：“中干哥，我得到了一结论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那就是，”于蕙笑道：

“糟老头子个个都是疯子，所以人家说千万别与三种人打交道……”

“哪三种？”强中干道。

于蕙斜睨了二道爷一眼，悄然笑道：

“告诉你，你不许对师叔说——那是秃驴、老头和杂毛。”

二道爷虽明知昆仑龙女那妮子又在调侃他，但却拿她没法子，只有气呼呼地扯着八字须直瞪眼。

× × ×

强中干、于蕙、小老五第一次看到海。

面对着一望无际的水面，以及海界的奇观，和那茫茫无垠的海涛，呼吸着新鲜的海洋气息，大家既是希奇，又是兴奋。

小老五一直拍着小手，睁着大眼，啧啧称奇。

二道爷被微荡的海风一吹，心头一朗，豪兴大发。

一抖长袖，指着云锁雾封而矗立天边的麻疯岩，道：

“孩子们，你们看那是什么！”

于蕙瞟了他一眼，道：“师叔就会卖老膏药！谁不知道是麻疯岩。”

“麻疯岩有啥稀奇？”二道爷摇头道：“我是说麻疯岩两旁有两大海涡。”

“海涡？”于蕙奇道。

二道爷咳嗽了声：

“海涡传说是大海源泉，这也不稀奇，最奇的是听说三之宝——‘多心圣经’被人投进了海底。”

“师叔怎么知道？”强中干问。

二道爷扯着八字胡道：

“其实这已是公开的秘密，我们在两个月前不是忽然接到一张请帖，由沧海一粟署名邀昆仑山的高人来沧海一粟辖界争夺三宝么？”

于蕙笑道：

“我们来了，结果沧海一粟不承认是他署名，后来我们把帖子拿出来，他才承认。”

“你们以为这请帖真的是沧海一粟所发的么？”

“怎的不是？”强中干、于蕙同声道。

二道爷哼了声，道：

“你们到底是年轻不懂事，你们想想，天下哪有父亲甘愿把自己的爱女作为任人抢夺的对象的？”

于蕙道：“沧海一粟是坏人嘛——”

玉鼎真人摇摇头，道：

“我看文海天虽然手底下狠辣了些，但却是个至情至性的人，豪气干云，心高气傲，对文姬姑娘又是百般爱护，断